

## 瑞典汉学：过去、现在和未来

[瑞典]罗多弼

詹悦兰 译

自瑞典学界于 17 世纪 90 年代推出首部聚焦中国的学术著作以来，其中国文化研究绵延不断、重心各异。但是如果我们把“汉学”的定义限定为“或多或少地建立在中国语言材料基础之上的中国语言与文化学术研究”的话，那么，伴随着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在汉语历史音韵学上的开创性研究，瑞典汉学的兴起还只是 20 世纪初年的事。高本汉的汉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古典文化，他精通现代汉语，但其目的不是研究当代的中国文化，而是试图将这些现代汉语资源用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之中。我相信，对于高本汉来说，重构音韵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阐明先秦古典经典文献。

高本汉把早期汉语文献的研究和阐释视为汉学的核心，在这一点上，他同其法国老师沙畹(Edouard Chavannes)以及欧洲早期汉学界的另一些大师如出一辙。如果要追溯他们对汉学理解的渊源，我们可以上溯到利玛窦(Matteo Ricci)和 17 世纪的其他一些耶稣教会传教士，他们调整了儒教典籍著述的内容，从而使之与基督教相适应。此外，清代一些学者对文本的校勘考订情有独钟，深受这些著名学者学术取向的影响，欧洲早期汉学界的大师们也侧重于对早期古汉语文本的阐释。在宋代的学术风气之下，学者往往脱离事实依据对典籍进行主观臆断式的理解和阐释，清代学者努力摆脱这种治学的枷锁，他们重新采用汉代的注疏法，在考证的基础上阐释经典。正如我们所知，他们的学术常常被称为“汉学”——“汉代的治学”——“sinology”这一术语被翻译成中文的“汉学”不是偶然的。

因此，这些认定以古代经典文本的阐释为其学术核心的欧洲汉学界大师们，包括高本汉在内，他们的视角与中国正统的文人文化相合。在这层意义上，高本